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七十

雍正六年六月

上諭四十道

初二日兩江總督范時繹奏報於秋審後踏看吳淞江工程奉

上諭吳淞江工程係交與范時繹陳時夏專辦之事乃伊等不肯盡心料理防範於事先任陳世倌疎忽遲悞以

致陳家渡堤岸衝塌范時繹陳時夏又未速行籌畫令  
范時繹見齊蘇勒奏請親往相度脩濬乃奏稱於秋審  
後前往踏看甚屬無恥且此等緊要工程而云待至秋  
審之後更屬勉強支飾凡為大臣者於已經錯誤疎忽  
之處不知愧悔而轉欲文過效顰更失大體著該部嚴  
飭行

初四日奉

上諭魏華音將親姪魏樟茂勒死誣告魏月音等打死以

為圖賴之計該撫及法司俱引故殺姪律完結夫尊長致死卑幼而律例內定罪從輕者原為倫常名分起見也今魏華音因已身犯偷割稻穀之罪恐被告發乃極細事遂將已故胞兄之獨子年僅十三歲者於昏夜勒死以為誣告圖賴之計似此兇惡慘毒之人已在倫常之外安得尚論尊卑長幼之名分乎向來定例未曾詳加分晰似未甚協朕意凡因家務及卑幼有過而致死者仍照舊例其將卑幼致死以脫卸已罪及誣賴他人

者應另定治罪之條正所以重倫常而厚風俗著九卿  
詳悉定議具奏魏華音之案著候旨行

又浙江總督李衛題叅永康縣試用知縣陳桂於  
藉田大典草率不合規制奉

上諭永康縣試用知縣陳桂於藉田大典不能盡心辦理  
以致草率不合規制但與從前縣令等之捏報欺飾者  
其罪尚覺有間陳桂著革職免其看守藉田壇廟接任  
知縣彭子將既經查出揭報亦免其交部議處

初五日刑部議覆總督內務府事務莊親王允祿等奏報拏獲董五等違禁造賣賭具分別治罪奉

上諭董五等係嚴禁賭博之後初次犯法者著寬減其罪將應行充發者枷責完結應行杖流者杖責完結該部酌量輕重發落仍將伊等姓名存記檔案倘再違禁嚴加治罪此本內各犯供稱骰子係本京造賣紙牌係外省人販賣等語今該部將如何根究造賣賭具之處並未議及嗣後京城有犯賭博者務將何處造賣賭具之

人嚴行究出治罪其該管地方官及督撫一併處分通著為例

初六日奉

上諭王希舜居官貪濫存心巧詐其任內虧空銀米及河工銀兩論伊力量完此寬然有餘從前奉旨革任發往豫省効力之時該督撫已將虧空之項查出比時即應令辦理之員嚴行查追以完公帑乃當時督撫大臣怠玩瞻徇草率從事以致王希舜將所有貲財巧為寄頓

四散隱匿今事歷多年王希舜父子又經身故而范時  
繹奏請在本旗追變以王希舜之狡獪豈肯留產業於  
本旗以待該管官員之查勘乎此時議在本旗著追有  
何益處著范時繹將王希舜隨在南方之家人再加詢  
問其王希舜未完之項著范時繹將歷來辦理此案疎  
縱之大臣官員等詳悉查明令其按數分賠即交與范  
時繹按限勒追完項若有不能完者即令范時繹賠補  
此案不必行旗查追



又奉

上諭金啓洛被叅之後始將所屬堂邑聊城茌平三縣虧空於都察院揭稱俱經詳揭巡撫恐巡撫沉擱等語都察院奏請將此案交與繆沅就近查覆朕思堂邑等縣虧空如此之多金啓洛身為知府何不早行揭報乃聞被叅之信自知離任在即始行通揭其在都察院具揭者彼意未必不因繆沅現在東省察審別案都察院奏聞之時或即交與繆沅審理可以邀其袒護又或繆沅

與金啓洛先有關照之處俱未可定著交與河東總督  
田文鏡查審自能將實情詢究明白

又奉

上諭楊一漳被叅革職之時朕因其情罪不止於罷官是  
以發往江南河工令該督酌量派其出貲効力范時繹  
理應確查楊一漳力量何如據實具奏乃范時繹派出  
公費六萬兩而楊一漳至今毫釐未交未必楊一漳力  
可全完而敢於抗違或因不能足六萬之數其意以為

即出貲効力亦難免於罪譴是以稽遲觀望亦未可定  
范時繹從前辦理未妥著范時繹詢問楊一漳其家貲  
實能効力若干令其據實供明定限交納若果知罪儘  
力急公著寬免其罪倘如此開恩而楊一漳仍堅供不  
吐則再重懲以法乃伊自取也

又河道總督齊蘇勒奏報陳家渡壩工奉

上諭據奏吳淞江陳家渡河渠有土埂三道未曾挑清致  
有停沙掛淤之患今建壩施工正在用力刮刷之際而

江水海潮並長沙不能停將原有土埂檻限悉皆徹底  
刷淨毫無阻滯於河工大有裨益知道了齊蘇勒自任  
總河以來實心供職即如吳淞江工程雖交與齊蘇勒  
一同料理而實則范時繹陳時夏地方專辦之事乃范  
時繹陳時夏視之漠然而齊蘇勒一聞陳家渡壩工衝  
塌即親身前往踏勘悉心經理仰賴

神佑水勢湧長以助人工將河道泥沙徹底刷淨水無阻  
滯工可告成此即封疆大臣實心為國為民感召

天和之明驗凡為大臣者當共知之齊蘇勒著交部從優議叙其在事官員著議叙具奏

初七日奉

上諭文武不和於地方無益楊文乾石禮哈皆實心任事之大臣但皆恃才矜氣甚欠和平二人不睦其過在石禮哈居多蔡良自用福州將軍以來訓練約束兵丁謹慎得法福州駐防營伍大為整理甚屬可嘉著調廣東將軍石禮哈著調福建將軍蔡良到粵石禮哈著來京

陞見福州將軍印務著阿爾賽署理

初八日奉

上諭江蘇所屬應追各案侵那贓罰等項銀共二百五十餘萬兩米麥二十七萬餘石今於一年之內僅追完銀五萬餘兩米穀二千餘石夫錢糧乃國家額徵之正賦贓罰乃貪吏橫取之私囊其實皆小民之脂膏也向來不肖官員欺公虐民任意侵漁肥己其罪不可勝誅乃既已開恩寬其重罪而應追完公之項又復聽其潛匿

巧藏為日後身家之計置國帑於度外是將小民之脂膏飽貪官之谿壑國法不如何以使墨吏共知儆惕乎即如王希舜名下應追之項該管各官初時不嚴行稽查聽其藏匿今經數載又稱無可著追請於該旗變產此即顯然踈縱之所致江蘇各屬應追銀二百五十餘萬之多而一年之中完者不及二十分之一揆之情理大為舛繆此不過遷延數歲又成無著之項矣各省虧空向來積弊已深朕寬宥其既往而嚴飭其將來意謂

伊等必知感恩畏法痛自悛改今觀江蘓情形是伊等不但不知感恩亦且全無恐懼之意則從前寬大之典有所不可行矣且寬限以待其完納而伊等轉得乘此空隙寄放隱藏是縱之使作弊也此皆由地方大吏不能督率有司稽查於前又不能設法督催於後悠悠忽忽玩愒成風以致廢弛若此陳時夏身為巡撫錢穀是其專司乃不能盡心辦理有忝職守朕前降旨罪犯如有越獄脫逃者將踈縱官員照例降革離任留於本地



設法緝竿不使其脫然事外今此踈縱虧空之罪與踈縱罪人無異著將陳時夏解任仍留江南張坦麟雖任藩司未久然亦不得辭其責著陳時夏范時繹張坦麟會同辦理將承追各案一一清楚俟朕再降諭旨凡各省承追虧空積欠之案有似此怠玩者亦照此將承督各官解任留於本地令其楚結將此預行曉諭知之山東布政使員缺著河南布政使費金吾調補費金吾在田文鏡屬下日久深知田文鏡之居心行事田文鏡亦

奏稱伊居官甚善今調山東仍可受田文鏡之教益費  
金吾河南藩司任內諒無不清之項著田文鏡暫接交  
盤令費金吾速赴山東新任

又奉

上諭朕聞浙江水師兵丁於水師事務不及福建水師兵  
丁之嫻熟著福建提督藍廷珍於水師內挑選熟練者  
五十人發往浙江照陝西兵丁赴浙之例令其補充營  
伍教習兵丁其在閩起身盤費及到浙如何安插之處

著高其倬李衛亦照陝西兵丁赴浙之例料理賞給

又奉

上諭向來鑄造金銀寶印所用成色皆有一定應遵照該部定例辦理不可疎忽令金銀成色不足嗣後著該部稽查驗看凡有鑄印之事即係微員印信俱先期令欽天監選擇吉日然後鑄造鑄就之後送內閣著內閣學士閱看再行頒發並將鑄印及頒發之期紀載檔案備查

初九日奉

上諭逃人狗兒沈國良既自行投回而該旗送部發遣部內即議以發遣均屬錯誤似此自行投回之逃人仍擬以發遣則在逃人等孰肯自行投回嗣後將逃人在外曾否為非併伊在逃月日次數之多寡應如何酌量分別治罪之處著刑部會同旗下大臣定例議奏

又吏部等衙門奏監生火政升等假冒職官應照無官詐稱有官有所求為律擬以杖徒援赦寬免奉

上諭監生火政升陳琦假冒州同職銜効力河工希圖補用今經敗露該部引無官而詐稱有官有所求為之律將火政升陳琦擬以杖徒援赦寬免具題夫大小官職皆國家名器所關假冒之人欺君罔上盜竊名器其罪較十惡不赦者亦不為輕理應不准援赦況此等之人若僥倖得官是其出身先已不正何以為地方百姓之表率且狡詐性成罔知信義必至於貪贓壞法無所不為其弊不可枚舉若但予以杖徒不足以示懲火政升

陳琦著發邊衛充軍不准援赦嗣後除偽造憑劄詐為假官等情仍照例應斬外其有假冒官職者俱照火政升陳琦之例充發不准援赦永遠遵行目今現在各省官員雜職內若有假冒頂替之人著本人自行自首朕開恩免其治罪但令革職回籍倘仍復戀職潛藏不遵旨自首將來或被糾叅或被告發則於邊衛充軍之外加等治罪著通行直省督撫徧諭所屬官員人等知之初十日山東巡撫塞楞額奏明分派採買倉穀各員

名銜奉

上諭山東分買倉穀原議分貯通省衛所者理應均派屬員採買存貯今充寧道傅澤洪名下派買穀三十八萬餘石濟東道牟錦元名下派買穀一萬二千餘石章邱縣知縣羅廷璋名下派買穀一萬八千餘石鄒平縣知縣關信名下僅派買穀一千六百餘石蒲臺縣知縣王僧慧名下亦僅派買穀二千六百餘石夫同一道員同一縣令而所派多寡之數大相懸殊即云地方與水次

有遠近之分亦不應相懸若此况多派之羅廷璋已買  
五千七百餘石而少派之關佶王僧慧僅買數百石前  
總兵萬際瑞叅奏關佶縱放私販而塞楞額並未題叅  
今觀派買穀石情形則塞楞額平日之徇庇關佶顯然  
矣至年餘元及歷城等九州縣衛顆粒未買明係倚仗  
塞楞額平日之庇護將倉儲要務玩忽耽延甚屬可惡  
塞楞額如此辦理何以服屬員之心而使其急公趨事  
塞楞額深負朕恩其才亦不能勝巡撫之任著解任回



京補授工部侍郎山東巡撫印務著岳濬署理會同河東總督田文鏡將東省應買之倉穀酌量州縣之大小均勻分派於今年明年秋成後在本地採買還倉其顆粒未買之濟東道年餘元歷城縣改教知縣楊天成禹城縣調任知縣郭傳世臨清州迴避知州周溥署霑化縣知縣黃軒臣濟寧衛降調守備張瑄署成山衛事千總熊祖俱著革職及已經叅革之冠縣知縣周兆熊威海衛守備鄭承恩俱留本地令同現任官員將倉穀買

足之後始准回籍塞榜額所辦甚屬錯謬部中如何定擬罪案著將本發還令田文鏡岳濬另議具奏

十一日奉

上諭潮州府同知移駐黃崗已於康熙五十六年部覆准行海陽縣縣丞移駐菴埠亦經楊琳題准乃歷任同知縣丞竟敢因循偷安並未移駐而該督撫漫無覺察聽其規避俱屬不合著楊文乾逐一查明叅奏其如何嚴定處分之處該部議奏

十三日奉

上諭外省將軍訓練兵丁頗知勉力嚴加約束是以近來兵丁各知安分守法亦能嫻習騎射武藝但駐防兵丁常買地方民人為僕中多匪類往往自恃旗人生事不法將軍等有密奏此事者來京陛見之副都統亦有因朕詢問據實陳奏者朕知之甚悉既為兵丁理應隨時隨地勤苦習勞方能日漸壯勇豈可忘其職分所在多置使令之人營求便安之理兵丁所恃以為生者惟在

糧餉僕從既多所需衣食亦廣一人所得糧餉何能養  
養多人計兵丁僕役男婦數人儘足多買人口徒費產  
業何益之有且果係良民豈肯入旗為奴其入旗為奴  
者或在地方被事欲圖報復或賭博飲酒懶惰無賴不  
務本業貧難度日聊圖餬口或係大盜懼捕或為人命  
逃避希圖藏身此等之人兵丁等何能得其力乎況將  
犯法為盜之人買為奴僕一經發覺必貽累已身此皆  
兵丁愚昧無知貪其價賤妄思多得奴僕曾不計其養

養之艱難罪謫之株連也應將奴僕中善良者量留足  
用其餘匪類或索原價放出或賣與無僕之人庶幾易  
於募養既可得力又不至罪謫株連著行文各省將軍  
副都統通行曉諭嚴禁兵丁收買民人為僕嗣後如有  
違旨之人著該將軍叅處如隱匿不奏著地方大臣官  
員密奏倘地方大臣官員亦通同徇隱經他處發覺將  
該管大臣官員及地方大臣官員一併從重治罪

十四日奉

上諭朕前聞廣東道員林兆惠差役往從化山內採買木料被盜擄去數人勒取銀兩方得贖回又有大盜多人至龍門營汎將器械鎗刀悉行搶去而阿克敦勒令屬員審作竊賊又電白山內聚盜多人白日沿村劫奪及練勇人等前往追捕被盜捉去一人割耳放回寄信不許復追又聞將軍標下兵丁窩盜獲贓供証鑿鑿而將軍袒護兵丁囑令審作誣良常賚亦不執法又常賚署中被盜將朕發與奏摺匣之鎖鑰亦皆失去而借用將

軍之鑰該撫該將軍俱隱匿不奏以上數事朕皆從訪聞得知交與孔毓珣珣楊文乾將實情詳查具奏今孔毓珣楊文乾將各案實情一一究出具摺陳奏前來與朕所聞悉相符合其盜賊數案孔毓珣等另行具本俟具本到日再降諭旨先將常賚公署被盜一摺批出發審並諭衆知之阿克敦向係柔懦無能無耻下賤之輩朕不深知即位後蔡珽在朕前力薦言深知其人操守廉潔辦事明白且有力量才幹彼時孔毓珣珣奏請陞見廣

東總督印務署理不得其人是以前試用試看乃伊到粵一味苟且因循不能除奸禁暴察吏安民宜乎廣東之人加以阿婆之稱其玩愒廢弛可知矣常賚係朕藩邸屬下因其為人謹慎安靜平日尚有上進之志是以用為外任陞授巡撫望其不忍欺隱也乃伊在署撫衙門竟被盜竊以致奏匣鎖鑰失去本地傳為笑談而常賚潛匿不奏阿克敦石禮哈通同徇隱此尚得謂之無欺隱乎且阿克敦石禮哈常賚官達等設計合謀欲傾陷



楊文乾累牘連篇不遺餘力以為衆人布置周密如此必能遂其朋謀之心快其排擠之願豈知朕早已洞燭其私照察其弊况所奏皆瑣屑無據之事伊等之伎倆何能撼朕之耳目於萬一乎大凡內外諸臣之陳奏者若其事果實雖一人之言朕亦信之若其事不實雖數百人異口同聲朕必能察其情偽也朕所深惡者乃欺隱不實及結黨傾害二事屢頒諭旨教誨諄諄阿克敦常賚受朕深恩任至督撫尚忍於違背朕訓黨同伐異

朋比欺瞞其罪不容寬貸阿克敦常賚俱著革職往廣東著孔毓珣楊文乾將各案情由一一審問明白具奏其盜案內有孔毓珣從前失察之處今既經孔毓珣自行審出俟具本到日將孔毓珣免其交部察議

又奉

上諭據岳鍾琪黃廷桂奏稱米貼逆彝陸氏已經擒獲餘黨搜捕指日可竣其四川雷波土司楊明義從前私遣部落幫助陸氏今又剽奪運糧傷害兵丁並誘結附近

吉覺阿路阿照平底等處苗蠻聚衆妄行罪惡顯著再  
吞都千戶德昌私助陸氏土兵與官兵公然對敵甚為  
狂悖均屬不法應請用兵勦除以安輯苗地等語烏蒙  
等處兇苗抗拒官兵該督等遣兵進勦今已悉就擒獲  
而楊明義等當陸氏潛匿之時輒敢朋比隱藏今又刳  
糧聚衆誠為法所難宥但用兵關係緊要必須武職大  
臣統轄方為妥協著提督黃廷桂帶領會勦米貼漢土  
官兵檄委將弁會期前往仍飭副將張瑛嚴行防範相

機擒勦著總兵張耀祖帶領滇黔官兵分路堵截使賊  
苗四面受敵勿致竄逸著總督岳鍾琪雲南總督鄂爾  
泰飭總兵趙儒於凉山相通阿路各處嚴加防範再飭  
總兵張耀祖於各要路委弁巡緝遇有逃逸即行擒解  
黃廷桂著賞銀五千兩張耀祖著賞銀五千兩為二人  
行軍賞賚之用俱於四川司庫內動用支給此番用兵  
係川省地方之事進退機宜著張耀祖等聽黃廷桂節  
制調遣

十五日江西巡撫布蘭泰題叅署都司何應郎劣蹟  
奉

上諭凡侍衛等奉旨命往各省試用者大抵皆係平常之  
員但未曾授以職任不能遽定其優劣是以交與督撫  
等試用驗看前旨甚明非如分發年滿千總之可比若  
朕果確知其人則已降旨簡用何待再令該上司試驗  
而後題補也為上司者只應據實秉公分別優劣不當  
以為係奉旨命往之人稍存偏向之意朕為此屢頒諭

旨至再至三乃督撫中尚有不能仰體朕心者於命往  
之侍衛等有意優待勉強姑容有多給養廉者有請補  
授要缺者預存意見示惠徇情似此則何以得公平衡  
鑒之道即如何應卽之劣蹟昭著從前該撫將伊委署  
都司要缺或係該撫有意偏向或被該員假飾欺瞞二  
者俱未可定今敗露被叅卽不能遵奉朕旨以致誤用  
之明驗也至所叅苦累兵丁并狎褻無耻等情此非一  
時無心之過及因公註誤之案可比不可不重加懲治

金匱要略卷之十  
卷七十  
以肅官方著將何應郎革職交與布蘭泰將伊任內劣蹟一一究審明白解部嚴行定擬具奏

十六日奉

上諭各省虧空賠補之項該員任所無完例於本籍本旗追變仍令解交該省以補原項其應完銀兩多寡不同少者有行李舟車之費多者有道途踈失之虞往返解送殊多周折且各省藩庫均屬國家公帑原無區別嗣後有行旗行籍追補等項該員交納之時在籍者即於

本省布政司衙門具呈交納布政司收明貯庫候撥申報巡撫該撫將所收數目報明戶部戶部行文知照應解省分在旗者即於該旗具呈該都統咨送戶部查收戶部行文知照應解省分如此則官員賠補錢糧者就近完納可免運送之煩實為省便著該部遵諭通行又奉

上諭凡盜賊敢於肆行者皆因窩主為之藏匿是緝拏窩主實為清盜之源嗣後地方官有能拏獲窩主者應作



何議叙之處該部議奏

十七日奉

上諭會典開載

陵寢每月朔望奉祀官上香燭行禮不用鳴贊歷來遵行乃  
蕭永蓼景恒等不遵定制擅用贊禮郎贊禮夫

陵廟典禮關係重大應敬謹遵奉絲毫不可違越今蕭永蓼  
景恒等擅自增改而宗人府吏部引不應重律將蕭永  
蓼景恒議處具奏凡關係

陵廟大禮之處若有違誤者定例處分甚重今宗人府吏部將各案通行之例引用於

陵寢大禮之處甚屬無知不識大體著另議具奏

又奉

上諭為政之道以愛民為本愛民者必須厚民之生兩賜時若百穀順成始可登蒼生於衽席然感召

天和必由於民情之舒暢而民情舒暢必由於吏治之克修從來言吏治者不外興利除弊二大端夫利之所在小

民自必趨事赴功不待督率而為者為上者不過助力而已至於除弊則小民所不能為之事而專賴為上之人時刻留心體察破積習以厚民生者也蓋地方之害莫大於貪官蠹役之朘削強紳劣衿之欺凌地棍土豪之暴橫巨盜積賊之剗奪此等之人不能化導懲戒則百姓不獲安生假若為大吏有司者圖寬大之名沽安靜之譽於貪官蠹役則庇護之於強紳劣衿則寬假之於地棍土豪則姑容之於巨盜積賊則踈縱之雖在已

無殘害百姓之實蹟而留此害民之人令百姓暗中受其荼毒無可控訴古人云養稂莠者害禾稼惠奸宄者賊良民如此則民氣何由而舒

天和何由而致乎天以牧民之任授之君臣而百姓又復敬謹尊奉胼手胝足竭力輸將以事其上為君臣者當共思之受

天之恩奉

天之命食民之食衣民之衣而乃急急優游不能鋤奸禁暴

置民間疾苦於度外上負

穹蒼下負百姓誠天地間之大罪人矣大可畏也豈但天理有所不容即清夜捫心當如之何愧忤有牧民之責者各宜撫躬自問時加警省欽哉慎之勉之

又奉

上諭阿克敦題叅陸川縣知縣謝錫侯承審命案疊次頻催該縣不由州轉越詳請息實屬易結不結等語謝錫侯承審命案既經該撫嚴催而該縣越州徑詳者或因

知州與伊不合故意捐勒不為轉詳以致遲延亦未可  
定且命案重情亦非易結不結之案可比阿克敦柔懦  
無能不能秉公察吏其所叅奏未足憑信不可令屬員  
受屈著交與新任巡撫金鉷將其中情由另行確查倘  
謝錫侯應當叅劾即據實具奏若伊平日居官尚好著  
金鉷一面具奏一面仍令辦事

又禮部等衙門議准條奏禁止外簾官私閱試卷奉  
上諭此本內議稱各官私閱試卷在京許監試御史外省

許監臨官題叅等語其如何分別議處之處亦應議定具奏再如監試御史及監臨官隱匿疎漏未曾題叅者經別處發覺亦應加以處分此二處本內未曾議及著再議具奏

十八日奉

上諭今聞各都統凡值議處之事或則徇庇或則重擬斷不求夫中道而私謂衆人云我等寧可重擬皇上自必從寬及朕降旨從寬伊等則云因我等從重議擬始得

從寬歸結是將恩施自朕之事而仍使之感戴諸臣也  
朕若降旨依議伊等又謂如此從重嚴擬何以仍復依  
議使人歸怨於朕此皆奸宄悖逆之臣所遺惡習耳諸  
臣掠取美名而歸惡名於朕其事猶小朕亦能容受但  
國法民風所關甚為重大辦理公事議處人員惟在秉  
公平心罪重者不得從輕罪輕者不得從重朕臨御已  
六年矣朕因怒而處分無罪者何人誅戮無罪者何人  
朕因喜而寬宥有罪者何人赦免有罪者何人六年之



聞朕披露誠悃諄諄訓誨至再至三而諸臣尚不能信從而行事如此豈非知而故犯耶朕於何事忽略而不留心諸臣於何事或能欺朕朕豈不辨是非未諳事體年少之主乎從前朕不時面訓諸臣竟未能悛改遵行而乃作此閒言浮語此等罪愆非他罪可比是誠有心擾亂國政者人臣之罪莫大乎是今特書諭爾等若仍不知畏懼不知悛改存悖謬奸惡之心經朕察出定立行正法決不赦宥至於刑部審理旗下事務亦蹈此病

著將此通行曉諭都統內務府刑部旗員諸臣并槩行  
曉諭衆人俾共知之

十九日奉

上諭前據甘肅巡撫恭鵠立摺奏內稱西安解到運糧進  
藏騾頭並帶鞍屨等項據驗收騾頭之總理運糧官臨  
洮道盧官保等詳稱鞍屨澆薄兼有破損者架子繩索  
籠韉嚼環又多損折不全等情臣同欽差查郎阿邁祿  
西寧鎮臣周開捷查看原辦布屨實屬薄小止與鞍板

相齊前後並無餘視周開捷力言軍糧關係重大必須另辦寬厚羶廐方於長途有濟議將糧馱暫行停卸俟鞍屨辦完再行運送被時牽騾兵丁一聞此議即將糧馱齊行放手騾馱多係初架生性未馴且十馱一夫勢難兼顧以致騾頭奔逸當即飛差多人分頭牽收將糧馱暫卸教塲而騾頭奔散徧尋無獲者二百餘頭臣一面委員置備鞍屨等項一面令西寧道劉之頊等將騾頭購買足數並添僱人夫牽押運送至阿什漢地方並

無短少遲悞又於所裁長運夫內選留二百名給與口糧皮衣鞋襪等物以為牽領糧馱之用今大兵糧馱已於五月十八日自阿什漢地方盡行起程等語朕彼時批示云爾雖拮据料理無悞亦難免從前差委不得其人之咎觀此緊要軍需如此疎忽料理則地方官之懈怠不急公實心任事之風仍然可知甚屬可惡又聞所催趕騾番子夫役皆赤身至寧是何理也可會同岳鍾琪嚴察叅來以警其後不然此惡習所關甚鉅爾等一

些姑息瞻顧不得少有疎縱恐累及於爾也今據岳鍾琪奏摺內稱陝西進藏運糧馱騾臣逐一慎重挑選分發州縣加意喂養並預先飛檄經過地方預備供支無致遲悞及委文武官弁分作八起解送節據各解官稟報沿途俱無違悞惟平番碾伯兩縣所轄沙井驛鹽水河紅城子西大通老鴉井西寧縣所轄平戎驛等站並無預備人夫草料亦多缺乏又騾頭既抵西寧一住四日西寧道府並不給發草料臣又聞西寧道劉之頊西

寧知府江洪將驗收騾頭並不安置棚槽竟圈入教場空地將長草拋灑地上任其踐踏不特並無料豆喂養即涓滴之水亦不得飲騾頭饑渴難忍奔逸四出以致逸失二百餘頭而疲困者甚多又將僱募牽騾出口長夫預行圈禁並不給與口糧夫役多半踰垣逃走及至臨時出口乃以老弱塞責查騾頭所需料草并僱募人夫皆係先期發銀預備今平番等縣竟致違誤缺乏而西寧道劉之頊西寧知府江洪種種抗玩貽誤軍需莫

此為甚臣現在分別嚴叅從重究擬追賠以儆不職等語從前地方官辦理軍需惟以侵蝕扣剋為事而武弁等亦借端需索恣意苛求是以糜費錢糧甚多而於軍需重務究不周備朕洞悉其弊屢行頒諭諄切訓誡此番進歲兵糧特令動用公帑先期預發務令饒裕以期無悞今劉之頊江洪身為道府並不實心辦理任事急公敢於怠忽抗違故意藐玩以致運糧驛頭不行喂養饑渴疲乏而牽騾夫役又復拘守困塹至於潛逃似此

貽誤軍需法難寬宥岳鍾琪叅奏甚是著將劉之瑱江  
洪革職拏問交與該督嚴審定擬具奏其鞍屨辦理不  
齊之各員以及違誤夫役草料之驛站地方官俱著嚴  
行查叅具奏若武弁等借行軍之名任意需索或因  
地方官備辦未周不行據實陳奏而借端苛求分肥入  
已經朕訪聞亦必重治其罪

又吏部議准革職行走太常寺少卿吳隆元告休奉  
上諭吳隆元乃一巧詐下賤之人向日鑽營年羹堯隆科



多甚屬無耻伊所犯罪過多端朕念其學問尚好是以格外加恩革去職銜令在原任行走効力贖罪今忽告病乞休以伊平日之居心行事其有病與否亦未足信且公然自比於無罪之人具呈告歸希圖閒散安逸不思報効著留京令其作速調理照舊効力行走倘不知悔過悛改前愆仍推諉怠玩必將伊從前所犯罪惡一  
一發出究治

又吏部議奏廣濟縣知縣顏希聖改就教職奉

上諭朕令督撫等保舉人員原期得有猷有為有守之人以收實效今據馬會伯奏稱顏希聖才具平常部議請改教職等語顏希聖明係鑽營鄭任鑰以濫邀薦舉此等奔競無耻之人豈可仍令居董率士子之任顏希聖著革職

二十日奉

上諭浙江總督李衛疏稱方上慶之妻張氏先與金十四通姦繼而追悔即行躲避金十四並將情由訴知伊夫

金十四不知復往窺視被方上慶辱罵兩相爭鬪金十四遂起殺機於昏夜取斧將方上慶砍死應將張氏追悔躲避告知伊夫等情聲明而該部駁稱張氏於檢驗時未曾首告其追悔告知伊夫之處亦無確據應無庸議等語該部駁稱檢驗時未曾首告此語尚順若云追悔告知伊夫之處並無憑據金十四復至其家張氏見而躲避方上慶即將金十四辱罵此即張氏告知伊夫之証據若非張氏告知方上慶豈有一見金十四而即

無故辱罵之理該部以非理之詞妄行駁詰不以衆人之  
之訾議為慙若朕不行指出則外省之人必以為被部  
議朦混矣著刑部堂官將強駁情由明白回奏

又奉

上諭賊犯蔡三脫逃該縣將捕役張秀家屬監比張秀之  
兄張公裕緝獲蔡三因蔡三兇悍張公裕恐其復遁用  
麻繩繫頸行至沿河狹路失足落水繩絨咽喉殞命張  
公裕將屍拋棄隱匿該撫及部議皆引罪人不拒捕而

擅殺之例將張公裕擬絞具奏凡捕役借緝盜之名擾害平民或有誣良為盜私行拷掠等情自應從重治罪若拏獲實在盜賊兇惡難制不得已而至於殞命者槩引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之例擬絞抵償是將有罪之人與尋常鬪毆致死者同一科條毫無分別恐捕役畏首畏尾難於緝賊且恐匪類情急或轉有傷害公差之事此案內賊犯蔡三狡狴已極張公裕拏獲之後誤傷其命情有可原但不應棄屍隱匿然其所以隱匿者亦以

定例抵償故畏避重罪而為此耳嗣後應如何定例方於情理允協著九卿詳悉定議將此案一併確議具奏又奉

上諭向來之例斬絞等犯非常赦所不原者其父母年至七十家無次丁始將應否留養之處開明罪犯情由請旨定奪此乃法外之仁也然亦必本犯之罪有可原其父母之情有可憫然後准其留養從前鶴六斤之案其父母年未七十而李紱違例兩請法司議覆時即照李

紱兩請具奏朕以被毆之人係抽風身死情罪尚輕姑從寬典准其留養並非著為定例也今宜兆熊等將柳文保毆死柳滿福之案援引鶴六斤之案兩請具題該部理應嚴行駁詰按律定擬方為平允今德明黃國材等仍照宜兆熊等兩請議覆伊等之意不過欲自沽寬大之虛名而不顧國家之憲典殊不知將實在有罪之人枉法縱釋並不受罔圖之拘禁使死者含冤生者抱痛積孽亦已深矣而欲以此邀福於冥冥之中有此天

理乎且定例父母七十方行兩請是合例之人尚須酌其情罪之輕重而後從寬今若又開未及七十留養之例將來各省效尤凡父母現存之人皆可援以為請而鬪毆殺傷擬抵者無幾矣兇暴之徒必至肆行無忌何以示懲甚為人心風俗之患司刑憲者亦曾思及此乎若情罪可輕該督撫即當據實陳奏朕自揆情度理開恩寬宥何得強引留養以開枉法之端此案刑部既照宜兆熊等所奏兩請具題朕亦不能定著刑部自行定



議具奏

又禮部將貴州巡撫何世璠保舉之貢生生員李乾亨等十八人帶領引

見奉

上諭黃澹曹鑲林樞趙璽命往河南交田文鏡以山東河南兩省知縣以下等缺酌量委署試用艾承洪劉師健饒鴻煥命往直隸交與何世璠等以知縣以下等缺酌量委署試用李乾亨戴天瑞石聲純劉永謙徐德基左

維憲鄭廷覲張熊蔣頊方希賢王道凝俱著回籍以教諭用朕思人才最為難得貴州係邊遠小省而保舉生員乃至三十二人他省未有如此之多者朕初意保舉人等倘俱屬不堪必降旨向何世璠責問今兩次到來引見人員雖無出衆之才而人品尚屬端謹朕量為擢用外其以教諭用之李乾亨等十一人看來不過尋常讀書之人未必能勝民社之任是以令其教諭補用但何世璠既將伊等保舉或此十一人內尚有有為有守

係何世璠所確知灼見者亦未可定不妨令何世璠再行舉出咨部請旨試用如試用後庸劣不能稱職則濫舉之咎朕惟何世璠是問伊尚能辭其責乎至回籍人員往返路途寫遠資斧必至艱難著何世璠給與回籍盤費仍著何世璠回奏

二十二日奉

上諭米貼逆彛肆行不法敢於抗拒官兵鄂爾泰令總兵張耀祖等領兵征勦深入險遠之地直搗賊巢不旬日

將渠魁擒獲餘黨悉行撫定在事官弁兵丁奮勇効力甚屬可嘉俟鄂爾泰題奏到日著該部從優議叙賞賚而哈元生更著勤勞現今又奉委勦撫雷波等處著將四川庫銀賞給哈元生四千兩為伊用度之需

二十三日奉

上諭富寧安人品端方操守廉潔秉掌銓衡經理戎政敷歷中外懋著勤勞謹慎小心始終一致簡任綸扉正資倚毗忽聞溘逝朕心深為軫悼應得卹典著察例具奏

其喪櫬起程及歸途之費著該督撫照看料理經過之處著地方官員於櫬前奠醊

又刑部等衙門奏馭福建巡撫常賚奏強盜余由係被擄脅從情有可原奉

上諭余由著即處斬梟示餘依議舊例凡強盜得財不論首從皆斬蒙

聖祖仁皇帝如天好生之仁分別寬宥施恩法外朕即位以來率由舊章令該督撫有司將法無可貸情有可原者

確加分晰以定斬決發遣誠以督撫有司身在地方親自訪查審訊察其素行觀其狀貌而伊等之積惡巨盜與一時附和而為盜者皆可確知果能將實在強盜置之於法不使漏網則宵小之徒知為盜必不能逃於憲典各生畏懼之意則盜源可以漸清盜風可以漸息無如實心任事之人甚少而又欲以寬縱沽仁厚之名每於渠魁未必執法而脅從或至被刑是以兇惡之人不知畏懼各生僥倖脫禍之念而盜風無由止息矣向來

強盜減等則發往黑龍江等處今發遣之人太多俱令聚於一方甚難管束竟有為奴之人將伊管主一家數命傷害者兇惡至此人人痛憾前朕意欲發遣內地以分散之又思此等之人到處生事何苦又令他省之人受其侵害况再經犯法之後仍不免於誅戮不過令彼地良民多被一番擾累耳以此躊躇未定未降諭旨總之在內在外均不得一善於安置之法是在督撫有司化導懲治備極公明以為弭盜之本若不探其本而

求之於末總無良策也此案內盜犯余由行劫六次而常賚以為被擄脅從情有可原常賚在廣東時衙署被盜而隱匿不奏今又欲踈縱海洋之賊是何意見常賚已於別案革職此案著行文詢問令其明白回奏喬學尹向為吏部司官鑽營隆科多為之保薦自到福建以來不知感朕超擢之恩一味邀譽沽名不肯秉公執法所辦閩省刑名各案不妥協之處甚多如李則興李爾祚等四人乃江洋大盜而擬以減等發遣王彬生行劫



之時擲石傷人而以為打傷尚輕情有可原顏陳壽等私販拒捕傷人而強為開脫似此種種錯誤喬學尹身為臬司所司何事即常賚意欲如此喬學尹亦當據理爭執豈有苟且聽從之理况閩省如此捏報虧空錢糧而喬學尹置若罔聞視為分外通同隱諱不奏聞一字深負朕擢用之恩著革職以為人臣溺職負恩者之戒所有辦理刑名錯誤各案或由喬學尹審定轉詳或由常賚主見指授著行文詢問喬學尹令其據實陳奏

二十五日刑部議覆安徽等屬錢糧虧空催追事宜  
奉

上諭安屬承追虧空錢糧前令魏廷珍查明著落追補魏  
廷珍理應將安屬可追之項自行承認催追其不能追  
者奏明交部轉行旗籍分別追補今魏廷珍但稱現任  
各官顧惜功名尚肯賠補其無功名顧惜之人不過臨  
限受一處分不肯即行賠完等語並未將何員可以賠  
補何員難以催追之處分晰聲明顯係推諉巧卸甚屬

不合該部於此處並未議及但令魏廷珍將各員應賠銀兩竭力催追如完不足數俱著落魏廷珍名下賠補似此含糊虛駁將來魏廷珍重複題請該部往返駁詰不過遷延時日於錢糧有何裨益部議亦屬不合著魏廷珍將安屬可追之員自行奏明承追其應行轉追者亦即奏明交部轉行旗籍勒限嚴追如此則虧欠之項得有著落錢糧可以漸清倘再不能完則著落魏廷珍賠補伊自無詞推諉矣

二十九日奉

上諭浙江鹽政向來弊端甚多必得揀選才能及家道殷實之員分理其事始於鹽務有益鹽場大使一官雖係微員而責任甚重從前李衛奏請揀選人員已經將楊維清等二十三員命往但彼時朕看楊維清等人甚平常且未必果係殷實之家是以著李衛試看朕意管理鹽務之人與河工効力者事同一轍不若照河工例就本省或他省內有果係人去得而家道殷實者令其赴

金華縣志 卷之十  
總督衙門具呈著李衛詳加揀選具題委用如李衛有  
確知灼見之人亦令其調取赴浙具題酌量委用如此  
則辦理得人於鹽政甚有裨益

上諭范安治著革職范安治身為縣令縱容家人兵快飲  
酒宿娼以致釀成人命及至發覺又復隱匿不報暗寢  
其事總督田文鏡訪聞得知密飭道員孫蘭芬提拏審  
訊盡得實情身任督撫者察吏乃第一要務田文鏡時

以察吏安民為心公明兼著屬員之賢否心誠求之所  
以絲毫不能欺隱如范安治此案實有關於吏治風俗  
若以市恩沽譽之督撫處此或不肯覺察或為之彌縫  
以致官吏肆行無所忌憚小民之冤苦何由得雪今田  
文鏡將命案查明劣員叅革豈尚有冤抑情由不能通  
達者所轄地方安得不吏畏民懷人心悅服昨有四川  
舖司人等投遞詞狀將田文鏡比於宋時包拯可見人  
心之同輿論之公也凡為督撫者當以田文鏡辦理此

案為法若封疆大臣果能公忠體國愛民

上天必賜佑也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七十一

雍正六年七月

上諭四十四道

初一日

諭大學士等工部奏銷雍正二年十二月等月錢糧黃冊  
遲延不奏特於今年六月初一日始行進呈朕令大學  
士等詰問工部堂官隨經大學士等叅奏黃冊乃按日



紀載之檔案何事不在其內定例凡遇朔望吉期在京各衙門進呈奏章俱各詳加檢點黃國材等任意踈忽全無敬謹之心應將伊等交部嚴加議處等語彼時朕將黃冊發出令工部堂官候旨今七月初一日矣著工部堂官即於本日將黃冊進呈朕覽夫

天道福善禍淫賞善罰惡書經曰惠迪吉從逆凶凡人惟有順理而行自然受

天眷佑此外別無可以趨吉避凶之道至於忌諱襍祥乃庸

人下愚之見稍有識者尚不為此朕察理極明惟知順理以為事

天之本一毫無所避忌爾等大學士日侍左右諒無不深知者但人臣事君之道自當時存敬謹忠愛之心是以每逢佳節吉辰呈送本章皆留心檢點此亦自古相沿之例其禮本當如是至於奏章內有

陵寢字樣者亦必留心檢點蓋恐陳奏披覽之時觸動傷感也朕之思念

皇考

皇妣無時無刻稍釋於懷而於吉旦清晨必焚香瞻禮豈因  
展閱黃冊見

陵寢字樣然後悲戚於心乎只因工部堂官等全無尊君親  
上之心不知恪恭敬事之義且數年以來朕時加教導  
耳提面命而伊等仍復怠玩踈忽不遵訓誨不得已降  
旨詰問嚴切申飭冀其醒悟悛改又恐此輩庸鄙無知  
以為朕因避忌月朔不快於心將黃冊發出降旨切責

令其守候是以特令伊等於今日月朔進呈朕覽面加  
曉諭所以開導伊等之愚蒙而教以尊君親上之大義  
並使衆人共知之

初二日奉

上諭戢盜乃安民之首務糧莠不剪則嘉禾不生奸宄不  
除則良善不安此一定之理朕時以此訓飭各省督撫  
有司諄諄往復而能實力奉行著有成效者甚少如江  
南蘓松等地方盜案多於他處而陳時夏等又復柔懦

怠忽並未將積惡渠魁緝拏懲治范時繹居官廉謹然  
戢盜之才亦覺不足且管轄三省精神亦難周到是以  
下江地方盜風不能止息小民受其擾累朕深為廕念  
浙省盜案向來亦多自李衛蒞任以來留心整理匪類  
知所畏懼昨據李衛奏摺內稱錢塘縣知縣秦炘杭協  
副將李燦拏獲積盜張寶生等十餘人審訊時供出歷  
年來圖財害命之案不可勝數似此兇惡害民之徒該  
督李衛能使文武屬員協力緝捕不致漏網人心共快

又派委文武官弁分地巡查將盜賊拐逃假銀扒手賭博等犯嚴拏懲治以儆刁頑而安善類李衛實不愧封疆大臣之任甚屬可嘉著將江蘇所屬七府五州除錢糧刑名外其一切盜案俱交與李衛管理文武各官受其節制有能盡心緝捕及疎防貽誤者聽其舉劾遇有緝捕訪拏盜賊等事各營兵弁聽其調遣江南督撫等官亦仍照舊辦理不得因李衛管理稽查盜案而生推諉之念至緝獲積賊之秦炘等著交部議叙

又奉

上諭據河道總督齊蘇勒奏稱改修山盱滾水壩三座即令河兵將沿河舊存廢石運用不須另動錢糧今工程俱已告竣等語此皆齊蘇勒平日實心任事倡率屬員而白鍾山又能遵其教令核實辦理甚屬可嘉若以從前之總河官員處此不知又冒開多少工費矣白鍾山著交部議叙

又怡親王叅奏水利効力主簿梁文中奉

上諭凡興修河渠田畝等事朕意本欲惠養斯民為地方  
永賴之利然使差往人員等奉行不善則轉為閭閻之  
擾從前屢降諭旨甚明前聞直隸工員內有因營治稻  
田拔去民間已種豇豆之事因諭令怡親王確查今據  
怡親王等查得候選主簿梁文中在薊州地方營治水  
田逼迫民人路仲惠等將現種豇豆拔去毀壞是實具  
摺參奏梁文中不行曉諭於事先乃將已成之禾稼逼  
令拋棄違理妄行不遵諭旨顯欲阻撓政事非無心錯



誤可比甚屬可惡該巡察御史苗壽陶正中何以不行  
查叅梁文中所犯既實不必交與該督再審著革去職  
銜卽於工所枷號示衆候旨發落其所毀壞缸豆著於  
梁文中名下照數追出價值賠還本人並將此通行曉  
諭在工人員知之

初三日

諭工部川省所辦楠木內有與別省丈尺重複者九十三  
件部議以其不合定式不准運送夫木料既已採辦若

以其不合定式不准運送恐外間難於發賣更換或致有累官民各省所有已經採辦而不合式之楠木著准其運送進京其願在本省發賣者聽之至於諸省辦理各項若差委官員果屬廉幹賢能給發價值果無侵漁遲滯使小民得富餘之利自必欣然樂從而公事易辦朕屢頒諭旨訓飭諄諄憲德自應董率有司謹遵奉行似此草率從事朕甚不取將此再行曉諭知之

又刑部等衙門奏捕役于勝故殺夥盜滕方叔擬斬

監候奉

上諭于勝因已獲之盜供出滕方叔為同夥是以將伊擒拏乃滕方叔持棍毆傷公差自行奔逸跌傷左膝于勝等始將伊逼打以致殞命此等乃悞傷之罪今該撫及法司皆以故殺定擬不合凡捕役拏獲實在盜賊兇悍難制不得已而至於殞命者已降旨令九卿詳悉定例此案著三法司另議具奏

初五日奉

上諭據河東總督田文鏡奏摺內稱河南府孟津縣天平街居民翟世有以耕種為業雍正六年四月初三日有陝西三原縣人秦泰販買棉花攜銀一百七十兩遺失在路翟世有赴地耕作見而拾獲欲俟原主尋找給還守候一日及歸告知伊妻徐氏徐氏亦勸夫給還至次日始見秦泰招帖遂報明鄉地將原銀給與絲毫不取秦泰因招帖原有均分之約且感其恩惠欲踐約酬謝而翟世有固辭不受似此義舉清操實為難覩已經給

扁賞銀並飭縣立碑以示獎勵謹具摺奏聞等語夫天下之治平在乎端風俗而風俗之整理在乎正人心若人之存心果能守法奉公安分知足則不貪苟得之財不為非理之事衾影無愧俯仰寬舒而和氣致祥自然災害潛消諸福畢至子孫並獲安享所謂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也若存心不端曖昧苟且損人利己巧取貪求雖獲目前之微利而違背天理暗中必遭天譴得此失彼不足補償又或心存妄想輕棄鄉閭以致困苦饑寒

迫為匪事或身填溝壑或干犯刑章子孫流離莫歸故  
土所謂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也古訓昭垂確乎不爽  
朕愛養黎元教誨諄諄至詳且悉惟期薄海內外革薄  
從忠以成蕩平正直之治而地方大吏有司等既不能  
躬行禮讓以為民之倡復不能懇切周詳以宣朕之訓  
是以還淳返樸之風不多概見朕心實企望之今見孟  
津翟世有之事乃風俗休美之明徵國家實在之祥瑞  
也朕心深為嘉悅田文鏡化導獎勸之功亦於此可見

益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宇宙之大  
兆民之廣豈無崇廉尚義之人祇因大吏有司不以民  
風淳薄為念或遂至於湮沒不彰耳果能化導訓迪於  
平時而遇忠孝節義之人必敬禮表揚以為衆人之勸  
則奮發興起豈不成比戶可封之俗乎翟世有著給與  
七品頂帶仍賞銀一百兩以旌其善凡人境遇之豐嗇  
貧富皆有一定之數不可以倖而致假若貪者有餘而  
廉者不足則是定數不足憑而天道不可問矣有是理

乎無奈世人貪心一萌遂以明白淺顯之理不能知覺而見利思義不拾遺金便為古今罕覯之事如程世有者乃耕田力作之農民耳未必備讀先聖之詩書取法古人之行誼而天性樸誠不欺暗室用能化導其妻共成義舉是以神明默佑揚表芳徽令聞達於朝廷拜章服帑金之賜且將紀名於史冊流譽於無窮倘但計一時之利所得不過百餘金為數幾何用輒易罄以今日之榮名較之其多寡豈啻霄壤之分哉觀程世有之一



節必其平日存心忠厚正直公平是以上蒙

天鑒錫茲美事倘人人觀感興起皆能如此存心則不但成讓路讓畔之休風而本人亦必受

上蒼之嘉祐荷國家之恩榮詎不美歟上年京城內有鋤草夫役名六十一者於伊草車內拾得銀五十兩不肯私取當官呈出隨經該管官員奏聞朕已降旨獎賞此事與翟世有之還金相類翟世有六十一皆齊民也而能戒貪知足砥礪廉隅彼居官者身列搢紳羣黎賴其表

率為士者名標庠序百姓奉為楷模而乃暮夜餽貽婪  
贓納賄公門出入網利營私不守官箴不端士品今聞  
翟世有六十一之事其能無愧於心乎朕為人心風俗  
起見特將田文鏡奏摺發出頒此諭旨著內外地方官  
員通行曉諭所屬官民人等知之

又奉

上諭城鄉分緝一案據吏部奏稱俟各省覆到之日彙奏  
等語凡交與督撫提鎮各抒已見議奏之事祇可令部

文到日現任之督撫提鎮等議奏若後來陞轉之督撫提鎮等亦令其一體議奏則伊等到任未久於地方事務未能周知所議既未必有當若俟其熟悉之後再令議奏則案件勢難完結嗣後交督撫提鎮等議覆事件俱令部文到日在任者議奏其陸續到任者不必議奏著通行曉諭各省督撫提鎮知之

初七日奉

上諭工部將國子監建立碑亭繪圖呈覽其舊立碑亭有

用黃瓦綠瓦之不同朕詢問工部侍郎法保吳士玉皆茫然不能置對國學建立碑亭典禮攸關司其事者自當詳考源委然後入告乃法保吳士玉於辦理陳奏之事漫不經心有玷職守著將法保吳士玉交部嚴察議奏

初八日吏部議奏川陝總督岳鍾琪不行遴選賢員管轄回紇人衆照例處分奉

上諭朕覽此案岳鍾琪本應議處但伊平素忠誠體國兼

之任內事件繁多而所轄地方又屬遼遠似此實心任事之大臣朕實不忍加以處分著將銷去紀錄抵其罰俸之處寬免

又兵部議奏八旗內虧少軍器者將該管大臣等照例處分奉

上諭軍器乃戎政攸關該管上司各官理應不時稽察令其齊整完備乃考察不嚴致有虧少本應將該管官員照部議處分但此係初次查點姑從寬免嗣後再遇查

點若有似此殘缺不備者定將該管各官治罪不貸  
又刑部等衙門奏劉應科致死羅連擬絞監候奉

上諭劉應科踢死羅連自有應得之罪祖秉圭以劉應科  
父母年俱六十有餘二子尚未成丁援例題請留養夫  
殺人者死律有明條朝廷生殺之權皆本天命天討之  
義若其人情有可原則宥過無大原情釋罪若其人法  
無可貸則刑故無小當按律加刑從前為此頒發諭旨  
至再至三今祖秉圭又以不合例之劉應科妄請留養

窺其意見不過欲沽寬厚之名市恩縱法殊失人臣之道此案俟祖秉圭到京之日交與該部詢問祖秉圭是何意見嚴加議處具奏 又

諭大學士等自古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功賞罪誅莫非天命天討故人君奉天而行明罰勅法總出於天理之至公而毫無所容心於其間為人臣者奉君之法是即奉天之道自當恪遵憲典豈可市恩故縱枉法逆天而況枉法者即自為法之所不宥逆天者即自為天之所必

罰乎世有坐井觀天之輩往往於一二執法大臣則目之為殘忍小人甚且於政治公明之主妄加以苛刻之名殊不知法外用刑戮及無辜是之謂殘忍是之謂苛刻若按法懲奸正所以安輯良善此乃用刑中之陰德也即如浙江總督李衛拏獲積年巨盜若云此輩皆有性命概援肆赦之文曲加寬宥而令從前被害之人含冤負屈是豈所以安輯良善之道乎總之失入失出其弊一也凡識見卑鄙之人不知天理罔顧國法好行小



金史卷之二十一  
惠以沽名譽誠不可不嚴加訓飭也

又田文鏡陞任河東總督具本謝

恩奉

上諭覽田文鏡所奏朕心深為嘉悅君臣之間必開誠布  
公始成一德一心之治朕從前降旨謂田文鏡管轄之  
下斷無庸劣之員亦深信田文鏡公誠素著舉劾無私  
則屬員自知勸懲奉公守法其理固應如是而不覺其  
言之誤也今田文鏡奏稱聞命之下不勝惶恐全省之

幅幘既廣微臣之耳目難週豈能盡屬開心見誠誰敢保其萬無一失等語此言誠然如佟鎮黃振國等即係河南屬員但當云田文鏡管轄之下斷不姑容此等庸劣之員也凡大臣等奉嘉獎之綸音其實有諸已者不必虛詞遜讓其力所不逮者亦不必承順自居田文鏡所奏深得大臣事君之道可為內外人臣之法前旨內斷無此等庸劣之員著改為斷不容此等庸劣之員

初九日奉

上諭程光珠乃隆科多庇護之私人其當日署布政使印務亦仗隆科多之力以致李樹德委署者及伊來京引見朕看其人係心術不端之輩而隆科多又復力薦是以姑且試用以觀其後乃伊山東任內之事逐一敗露應追贓私及虧空銀兩至數萬金之多朕開恩容其按限完納寬宥其罪而伊狡猾性成百端藏匿至今數載尚欠銀五萬餘兩今年塞楞額具摺奏稱程光珠未完銀兩或一面咨查原籍再將伊所開餽送借欠各官分

咨各旗籍追抵等語朕批示之曰早不咨查至此時用或  
字請旨是誠何心將來程光珠不能完項自有疎縱令  
其隱匿之塞楞額也况程光珠非力不能完者今將已  
財藏匿不肯完公而將餽送借欠各官開出搪塞令國  
家為彼追取舊賬有此理乎塞楞額亦係隆科多庇護  
之私人是以彼此瞻顧有意疎縱從前不行嚴查今經  
數載程光珠已將貲財四散藏隱難於根究若但交與  
地方官查追於錢糧有何裨益著將程光珠解送刑部

著刑部與塞楞額勒限嚴追倘程光珠實在力不能完即著落疎縱令其隱匿之塞楞額賠補完項程光珠照原擬治罪

又

諭三法司前因蔡珽袒護黃振國尚無顯然昭著之款蹟是以將黃振國暫行監候今觀四川各案蔡珽因黃振國而將地方官民殘害殞命者五六人此則顯然袒護黃振國之案件中外所共知共聞者也從來人心風俗

之害莫大於朋比為奸黨同伐異朕為此時加訓誡提  
命諄諄而蔡珽李紱黃振國等輒敢固結黨援肆行欺  
罔合謀協力傾陷清正無私之田文鏡欲以遂其報復  
快其私心甚至蠱惑謝濟世捏喪心昧理之言叅劾田  
文鏡冀以激朕之怒而受誅戮諫官之名其用心狡獪  
已極究其根源則皆因黃振國一人而起是黃振國實  
匪黨之渠魁也若不明正典刑則朋謀結黨排擠陷害  
之風不能止息何以為衆人之懲戒黃振國著照議即

行處斬蔡珽著暫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高其佩所犯之罪不止革職朕因其尚有歷練之才所以將伊革職仍留都統之任令効力贖罪從前諭旨甚明今仍從寬暫且留任効力行走

又江蘇巡撫陳時夏題報江蘇藩司交代錢糧奉

上諭漆紹文藩司任內錢糧張坦麟接任一年未曾交代清楚趙向奎到任數月即交代清楚經陳時夏具題前來其遲速難易之間若非張坦麟苛索於前即係趙向

奎徇情於後二者必居其一張坦麟苛索固不可不問  
若陳時夏趙向奎扶同徇情尤不可不查著交與范時  
繹務將實情查出具奏

又江西巡撫布蘭泰題叅清江縣知縣牛元弼等奉  
上諭據布蘭泰叅奏清江縣知縣牛元弼於需雨之時並  
不親身祈禱屠宰甫禁旋開張筵唱戲政務不理臨江  
府知府吳恩景代為粉飾顯係徇隱請將牛元弼吳恩  
景一併革職等語牛元弼於屠宰開禁之後開筵唱戲



尚非祈禱之時可比若云牛元弼平日性好聲歌耽於逸樂則布蘭泰何以不早行叅奏至所叅政務不理亦當實指其廢弛者何事今因一時意見遽將該縣嚴叅並知府一同革職定例內屬員犯貪贓重罪者知府徇庇及失於覺察其處分止於降級調用今因屬員唱戲而遂將知府奏請革職似此越例之事幾有作福作威之意矣朕之待督撫大臣深加信任常有督撫叅劾尚輕而朕從重處分者總以揆情度理權衡其間期於公

當而已凡為督撫者當為國家愛惜人才而於叅劾之間尤當加意慎重若誤去一幹員其過更在誤薦劣員之上蓋薦一劣員而誤用之異日自然敗露若將幹員誤行罷斥則其人終身放廢不可復振天下人才幾何豈可因一時之喜怒而濫行摧折乎察吏之道公明二者缺一不可若存心本公而識見不到必至為屬員所欺瞞為浮言所蒙蔽布蘭泰之存心雖無私徇而欠知人之明且瑣屑不識大體如此本內所叅知縣情事含

糊至於知府之罷官尤為過甚朕思牛元弼之設席演戲或因家有吉禮亦未可定亦當詳察情由不應遽行叅奏况所屬地方雨暘之時若水旱之為災全係乎督撫大臣之感召若果能布德行仁安民察吏自能上感天和豐亨有慶若政事有關舉劾失宜以致雨澤不能應時而降此時徒恃祈禱之虛文已屬庸鄙之見而乃欲諉過於屬員以謝已之責不亦屈抑之甚乎牛元弼吳恩景不必革職若二人任內另有虧空劣蹟著布蘭泰查

明續叅再降諭旨若別無款蹟可叅著將牛元弼吳恩  
景送部引見候旨另用

初十日

諭各省督撫凡新選新補及揀選之員朕皆令具各抒所  
見具摺條奏其言有可採擇者發交廷議衆論以為有  
益然後見諸施行并將該員所奏交部記檔將來該員  
倘有叅罰處分之事該部將其曾經條奏之事聲明具  
奏此所以獎直言而廣聞見也但該員條奏大抵皆各

省地方事宜不無關涉於封疆大臣之處其督撫之公忠為國者必不以其越分敷陳有所芥蒂於心其存心少有偏私以及度量褊淺者將以該員曾經條陳目為多事言語晉接之間加以譏誚傲慢又或畀以委曲繁重之事令其困頓周章甚至摭拾小過遽行叅劾如此則嗣後條奏之人有所瞻顧必不敢直言地方之事何以鼓敢言之氣而通達民情周知吏治乎若有此等挾私懷忮不為朝廷愛惜人才者必難逃朕之鑒察定行

嚴加處分所望封疆大臣等共矢公溥之懷悉去偏私之見俾下吏各展所長則吏治民風均有裨益矣

又署湖南巡撫劉世明題叅澧州營叅將李瑄奉

上諭澧州營叅將李瑄人才技勇俱優前在桌子山等處甚為効力今被叅劾不必即行革職著解任交與該撫秉公查審並任內有無別案未清之處審結之後令李瑄來京引見再降諭旨其挑補把總之馬兵李萬春著該提督給咨赴部引見

十一日奉

上諭向來督撫赴任之時有奏請將平日所知人員帶往以備委用者朕因督撫職任甚重事務甚繁欲得素所熟悉之人以收臂指之効事屬可行是以允從所請令其帶往酌量題補近聞督撫等帶往人員在地方不甚相宜或羣相趨奉而指為上司之腹心或妄生議論而以為上官之偏袒弊端頗多流言不少如楊文乾請帶王士俊殷邦翰前往廣東此二人皆實心辦事之員祇

以楊文乾信用之故以致廣東闔省人心不服多生謗議又如陳時夏請帶蔡益仁往蘓而江南之人指為陳時夏之耳目浮言四起莽鵠立請帶朱亨衍李敏德傅樹崇往陝原為備辦軍需乃不令効力一事藩司孔毓璞即逢迎巡撫以一人委署二缺而命往試用各官不行委署人心甚為不公此皆帶往人員不宜於地方者朕思所帶之二三人其得力甚為有限而因此數人沮衆人効力之心則為益少而無益多况屬員之微慙小



過上司本應曲體保全而既為督撫帶往親信之人理當畏避嫌疑而有不便格外保全之勢亦非所以愛惜人才也且通省屬員甚多督撫等果公正精明善於察吏則闔屬中豈無有廉幹之員可相信以心相資為理者何必於帶往之一二人是賴而啟衆口之疑議乎文官與武職不同武職以弓馬技勇為主有操練兵丁差委巡緝之事督撫提鎮等將熟悉之人奏請帶往以供使令可以得其効用之益至於文員則不應帶往從前

督撫等之奏請甚非朕亦不當允從其請除督撫已經到任之後因本地要缺奉旨令其題補而本地不得其人將別省舊屬題補者不必解任外如楊文乾陳時夏莽鵠立及各省督撫大吏從前所請帶往之人目今現在屬下者俱著回京請旨另用前臺灣道朱鴻緒赴任時保奏現任知縣袁式宏原任知縣劉輝祖唐暄比時朕准其將劉輝祖唐暄帶往臺灣効力將袁式宏調來引見昨袁式宏來京看來亦係中平之員其帶往臺灣

之劉輝祖唐暄著回京引見候旨

又奉

上諭命案內將不合例之人題請留養者其端始於李紱  
朕早知市恩沽譽之督撫見有此事必紛紛越例題請  
而國法有所不行矣祖秉圭宜兆熊果陸續違例具題  
凡為督撫大臣者市私恩而廢公義不可不加懲戒祖  
秉圭前已交部嚴加議處宜兆熊李紱著一併交部嚴  
加議處以為市私恩而不顧國法者戒

又奉

上諭據石麟奏報山西榮河縣沿河地方黃河水漲有村莊十八處被淹等語夫地方年穀之豐歉水旱之有無全係乎督撫政事之得失天人相感之理確乎不爽朕已諭之詳矣石麟自任巡撫以來精神不能周到才力甚覺勉強所辦事務多不妥協朕已屢次訓飭兼為地方廑念今榮河縣果有河水泛溢淹及村莊之事夫黃河之在山西尚非險要之處而今歲入夏以來又非多

雨之年乃忽聞水漲為患豈非封疆大吏政事有闕故上天垂象以示儆乎凡督撫之責全在於察吏除盜以安輯百姓倘不能盡斯二者必致上千

天和黎庶并受其困其關係之重有如此者凡屬封疆大臣當如何之黽勉盡心以稱職任而大臣等之保薦督撫者當如何之公忠詳慎務令得人以副君上之諮詢造生民之福澤乎其榮河縣被水之民加意撫恤之處著該部速議具奏

又刑部議駁江蘓巡撫陳時夏題奏盜犯陳二等刦  
取綢布一案諱強為竊應令該撫再加詳審具題到  
日再議奉

上諭朕前見陳時夏奏本內將盜去綢布三千餘疋之案  
指為竊賊甚屬悖謬比時降旨交與部議看具定議如  
何今該部駁詰甚是豈有竊賊四人一夜之間能偷綢  
布三千餘疋之多而無一人知覺之理將此為竊雖至  
愚之人亦不肯信而陳時夏茫然不能覺察但聽屬員

之詳報即照此具題並不推求情理安得不受下屬之欺蒙至其他疑似難明之案尚能望陳時夏之體察隱情辦理不爽乎此案仍著陳時夏明白回奏

十二日奉

上諭前因米貼逆彛不法用兵勦撫今據鄂爾泰奏稱賊首已經擒獲餘黨悉平張耀祖所領官兵已於五月二十六日撤回其井底壘及沿江渡口等處原議駐兵三百名今再添設二百名足資巡察防範等語米貼之事

既竣想滇兵可以回汎鄂爾泰方行撤回目下逃竄者  
不過德昌一人自然易於緝捕而勦撫雷波土司川省  
所撥之兵自足辦理前令黃廷桂節制滇省官兵今可  
不必或有應行知會滇省官弁之處著黃廷桂就近知  
會前降諭旨動支四川庫銀賞給張耀祖哈元生以為  
賞賜之用今張耀祖既回本汎著即於雲南庫銀內動  
支賞給

又奉



上諭據雲南總督鄂爾泰奏稱烏蒙革職土司祿鼎坤乃祿萬鍾之親叔向居魯甸亦屬渠魁而當日官兵進勦烏蒙時祿鼎坤帶領二子及魯甸頭目等投見知府黃士傑隨經總兵劉起元給以外委守備准其立功贖罪及臣親至東川又復給牌准其効力錄用祿鼎坤始而前往化導祿萬鍾母子勸其歸順因主文劉建隆等抗違不從帶領祿萬鍾母子逃往大關鼎坤自備口糧督領土兵三千直搗鎮雄之脇是以萬鍾計窮勢迫投奔

川營且招撫烏蒙頭目五十餘人各目部屬百姓數千戶俱赴行營投順逮米貼陸氏等勾通川猺抗拒官兵鼎坤以妻子為質調率土兵親往効力又有同案之白頗阿業亦隨鼎坤投誠者前陳明哲等抗違拒敵阿業領伊母之命曾率土兵血戰破圍此亦有功之彝人因其兄係叛案重犯緣坐應流合并奏聞等語朕怙冒萬方內地外彝皆同仁一視本欲其胥歸於善以受朝廷撫綏教養之恩祿鼎坤既能悔過自新輸誠向化且奮

勇努力以助官軍與克苗之怙惡不悛者相去霄壤應  
加特恩以為衆人之勸前經鄂爾泰題請照新定之例  
將祿鼎坤發往江寧安插今免其跋涉遷移即令安插  
雲南省城將祿鼎坤隸總督標下管轄令鄂爾泰酌量  
題授職銜并賞給養贍之資俾得從容敷用以示恩獎  
其同案之白頗阿業亦能悔罪輸誠著將流徙之罪開  
恩寬免

又

諭順承郡王錫保等蘇克濟虧空侵蝕之項鑿鑿有據其  
他尚不止於四百萬兩令伊父子認賠一百萬兩此不  
過四分之一耳况朕因伊子達爾布人尚可用開恩釋  
放令其閒散在外以便清完伊父之欠項若伊稍有人  
心當感激朕恩踴躍作速完結不但畏懼國法亦且思  
救伊父之性命即蘇克濟年老昏憤無知伊亦當竭力  
規勸乃將應完之項並不交納今伊之弟姪親戚家竟  
有潛藏私寄之物萬餘金達爾布並不報出是達爾布

喪心昧理但知吝惜貲財留為後日之計而置伊父死  
生於度外不忠不孝至此已極國法倫理俱屬難容達  
爾布著即處斬蘇克濟改為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

十五日奉

上諭據禮部查奏李氏於雍正二年壽登百歲因伊夫張  
煥服制未滿不忍舉行慶祝之禮以致遲至上年之冬  
方行舉報李氏壽越期願心明大義高年淑範實屬可  
嘉著賞賜內府緞二端貂皮四張人參二觔以示朕格

外加恩之至意

又奉

上諭向來各直省隱匿之地畝經大小臣工等條奏者甚多朕念愚民無知既已隱匿於前往往畏懼罪戾不敢據實報出是以特沛殊恩於上年頒發諭旨准於一年之內據實首報免其隱匿之罪並不追其從前應納之賦稅自降旨以來各省已有陸續首報者目今一年之限已滿督撫中有奉請寬限者蓋遠鄉僻地或得信稍

遲村鄙鄉民或意懷瞻顧以致有未盡首出之弊亦未  
可知著再展限六個月於諭旨頒到本地之日為始該  
地方有司實心勸導所屬民人俾知寬限之特恩不得  
再有遲延以干罪譴

又吏部議奏陝西巡撫莽鵠立布政使孔毓璞等徇  
庇屬員照例處分奉

上諭據岳鍾琪摺奏孔毓璞自到甘肅以來辦理公事小  
心勤慎今因軍需案內失察屬員遲悞不得不照例題

叅等語孔毓璞著照所降之級從寬留任莽鵠立居官尚欲實心効力操守亦好但情性偏執卑鄙器量褊淺不能知人每被人欺而市恩沽譽經朕多次訓諭自任巡撫每見袒護屬員而所叅劾者又多私心伊受朕擢用深恩理應竭力秉公報効若舊習不改其罪不止於降級調用莽鵠立亦著照所降之級從寬留任以觀其後效

又刑部摺奏保留主事蔡曰逢奉



上諭蔡曰逢人頗有才所以由翰林揀用登州知府乃伊不肯實心任事惟有沽名釣譽逢迎上司袒護屬員故伊在登州任時多有人在朕前奏薦者朕調伊內用試看今因督催屬縣錢糧不及分數部議照例革職具題朕因蔡曰逢向係專一市恩瞻徇情面之員毫無可惜因降旨依議今爾等既具摺保留著革職留任令其在部効力行走俟三年無過援例開復伊若不痛自改悔仍蹈舊日惡習不但將伊嚴加治罪爾等保留之堂官

亦一併重處

十六日

諭刑部丁守勤係魏之耀匪黨隱匿其家產貲財不遵旨  
出首應流徙寧古塔為奴之犯伊子丁鵬飛係冒籍改  
名濫竊軍功應發遣充軍之犯父子二人均有應得之  
罪憲德以丁鵬飛具呈情願與伊父更換罪名代父流  
徙寧古塔遂具本為之題請且本內奏稱皇上以孝治  
天下遐邇之人莫不感動等語刑部議稱從無父子各

案犯罪應發兩處而彼此更換之條應不准行等語夫所謂孝者必奉法守身誠心幾諫以成親之善而免其過然後可稱為孝子未聞父子濟惡作奸犯科俱罹重譴情無可原忽以私意懇求藐視國法而可謂之孝者丁守勤丁鵬飛所犯之罪顯然昭著憲德身為封疆大臣自當各按定律懲治以為一門匪類之戒乃忽以律例從來未有之規條為之題請若從憲德所奏軍流之罪可以更換倘犯斬絞之罪亦將更換之乎枉法市恩

莫此為甚況案內之王國棟未曾押解到川丁守勤父子尚須質對是此案尚未結也何必如此急切為丁守勤父子題請豈非憲德意中但知市恩沽譽而遂忘刑罰之常經倫常之正理乎況憲德奏稱俯順私情以昭國法似此辦理則國法安在其言自相矛盾憲德近日精神甚覺不足彼職分應辦之事尚多舛錯安有餘閒留心於市恩沽譽而為此越例之舉乎憲德稱朕以孝治天下故伊題請而部臣議不准行是將以不孝之道

辦理國家之事也何去何從朕實不能定著憲德自行  
定議具奏

又諸王大臣等奏賀平定西藏奉

上諭阿爾布巴等背理妄行藐視國法朕為綏靖邊陲之  
計特命大臣領兵前往察究情由就近申討今據奏報  
頗羅鼐率所部兵馬先抵藏地其各寺喇嘛將首惡之  
阿爾布巴等三人獻出拘禁渠魁既已就擒藏地可以  
寧謐在大兵不發一矢在西藏未傷一人此等大事而

成功之易若此是皆仰賴

上帝之垂慈

皇考之默佑實非朕涼德之所及也因諸王大臣等陳奏將此宣諭知之

二十日奉

上諭據欽天監奏占書內稱七月月食陳州惡又稱三日內有雨則災解等語朕深為之憂畏又意陳州係河南地方田文鏡居官清正其境內不應有災今三日之內

果得時雨則陳州地方自與占書相符不為災矣天人相感之理固應如是

又奉

上諭前塞楞額奏報東省未買倉穀一案內開克寧道傅澤洪名下派買穀三十八萬餘石濟東道牟齡元名下派買穀一萬二千石比時朕即知塞楞額庇護牟齡元降旨切責而塞楞額猶支吾粉飾含糊覆奏今據署撫岳濬奏稱李英署理濟東道印務查得各州縣有額解

濟東道衙門驛站陋規共銀二萬零五十兩內除奏銷  
充公及本衙門雜費共五千七百兩外其餘剩銀一萬  
四千三百餘兩俱係年綜元入已查東省各道養廉每  
年於耗羨內撥給銀六千兩而年綜元所得與各道多  
寡懸殊并不將多餘銀兩詳請歸公等語塞楞額辦理  
山東事務於各道皆給養廉銀兩而於年綜元則聽其  
收受陋規倍於他員養廉之數至於派買倉穀又不及  
兗寧道二十分之一是任其肥己者則多而責其辦公



者則少此中情弊顯然尚得謂之不袒護年餘元乎年  
餘元收受陋規如此之多而伊名下所派穀石又少自  
當踴躍爭先及時採辦若伊果將倉穀速行買補則其  
收受陋規之罪尚可寬恕乃敢故意遲延置倉穀於度  
外顆粒未曾買補但顧私橐不念民儲狡詐已極與尋  
常之得受陋規者不同著將從前派與濟東道之穀未  
曾買補者交與年餘元自出已貲於本年十月以前照  
數買補還倉不得動用官價其每年所得陋規著岳濬

查明勒限著追如逾限不完將牟錦元照侵欺律治罪  
其未完銀兩於塞楞額名下追賠以為背公營私但知  
逢迎上司及袒護屬員者之戒

又江西巡撫布蘭泰奏請令豐城縣知縣楊芊在任  
守制奉

上諭楊芊照該撫所請令具在任守制著該撫酌量給假  
數月料理伊母喪事畢回任辦事嗣後凡地方有司官  
有要缺賢員經該督撫題請在任守制者著該督撫酌

量給與假期俾其經理喪事以盡人子之心即於題請本內聲明具奏如此則公私兩全矣不然只可強其身何能強其心也

又雲貴總督鄂爾泰題報朱錫祺等盜匿原任廣通縣知縣劉淑家財奉

上諭劉淑呈稱資財田地俱被親戚朱錫祺等吞占指勒不容變價完公事情灼然而陳時夏據一面之詞即咨稱朱錫祺等並無盜匿情由無庸推求等語顯係陳時

夏沾名邀譽取悅於所屬地方之人且示力能抗拒雲南本籍之上司而庇護伊所管轄民人之意此案內人犯不必解往雲南徒多跋涉即交與張坦麟一一秉公究審其應行追出之項即著追出移咨雲南以完公帑  
二十二日奉

上諭為治莫要於安民安民莫急於弭盜誠以盜賊者民生之大害奸宄一日不除則善良一日不獲寧居也朕夙夜孜孜勤求治理無時不以安輯萬姓為念豈忍沾

寬大之虛名姑息養奸以貽害吾善良之赤子乎邇者  
各省文武大吏亦知仰體朕懷嚴緝盜賊之踪蹟窮治  
盜賊之根株如浙江總督李衛江南總督范時繹將數  
十年之大盜積賊悉行拏獲而究問從前則供出刦財  
害命之案不可勝數似此狡獪渠魁尚不能逃於法網  
則凡為盜賊之人其可不知悔懼乎朕念為盜賊者前  
此之愚頑皆自陷於死而不知而今此之窮蹙又將冀  
於生而不得輾轉思維深為不忍因是特頒訓諭指示

迷途而望其自新欲其悛改朕心亦良苦矣凡為盜賊者皆吾民也為吾民則保護之惟恐其不周為盜賊則懲治之惟恐其不速爾等試思之同生天壤之間同處昇平之世乃不肯為國家愛養之良民而甘為國家誅殛之匪類豈非自作之孽更復何所歸咎乎而為盜賊者每藉口於飢寒所迫計出無聊夫慮飢寒者謀生之心也而為盜賊者取死之道也以求生之心而趨必死之路雖在下愚不應出此凡能為盜賊之人必非老弱

殘廢之輩可知矣有可用之膂力有可用之心思若務農耕種負販傭工即可為餬口之計或入營食糧當差効力且可為上進之階宇宙間謀生之人百千萬億而謀生之策亦甚多端奈何不效法衆人之所為而作此喪心昧理違條犯法至惡至險之事乎蓋由此輩或遊手好閒安於逸樂或賭博縱飲蕩費家貲或好勇鬪狠習於非為一旦窮乏困苦利欲薰心遂生殺害刼奪之念以為昏夜之間無人識認未必即被拘執而受刑戮

也不知一案敗露則衆案皆難掩藏一人被擒則夥黨  
皆難隱匿往事俱在豈不聞之乎且各人貲財皆有定  
分豈有他人之財可以強奪而能安享者乎生死至重  
人命關天豈有他人之命可以傷害而不抵償者乎明  
有國法幽有鬼神憲典常刑之必無可宥循環報應之  
必無可逃是知殺人者即爾等之自殺其身奪人者即  
爾等之自奪其食也盜賊若肯為善良必不致於飢寒  
而死以視盜賊之身首異處肆於市曹桎梏圜圉傷殘



肢體父母妻子遷徙流離聞者見者皆切齒痛恨果何得而何失孰危而孰安乎諺語云螻蟻尚且貪生若輩以強健有用之身甘心顯戮污穢賤辱名為凶徒是人之智並螻蟻之不如豈不大可悲乎朕心惡此輩之肆行不法又深憫此輩之愚昧無知恐從前曾經為盜賊之人自覺罪戾難逭追悔不及徒甘誅死而無自新之路為此詳加訓諭特施法外之仁許其自首免罪凡各省盜賊未經緝獲到官者其中為首造意及傷害人命

之犯若自行陳首朕酌其情稍可原者量從寬減若被  
人引誘迫脅跟隨為盜之犯自行出首則將伊應得之  
罪悉行寬宥俾得改除舊惡永為良民受國家惠養之  
澤倘仍前執迷不悟希圖倖免是若輩罪孽深重無福  
受朝廷之殊恩朕亦無如之何矣若此旨既到之後而  
為盜賊者不行自首其有已經自首免罪之後而復為  
盜賊者定行加重治罪倘有不肖官員因盜案不結有  
礙考成賄買無賴之人冒認為盜自行出首以圖銷案

者一經察出將賄買之官及代認之人俱照強盜例即行正法著在京在外之地方大吏通行所屬俾遠鄉僻壤之民共知之

二十五日奉

上諭張鳴鈞差往山東巡察一年之內從未陳奏地方切要利弊一事凡各省巡察官員出京之時朕俱面諭令其訪查地方利弊具摺奏聞況科道本係言官即在京師有所見聞尚准其入告豈有一年之內親身周歷通

省郡邑竟無切要之事可以陳奏者此不過苟且因循  
遲回瞻顧姑且塞責之陋習也張鳴鈞由編修特授工  
科給事中又畀以巡察重任乃竟視國家之事如同陌  
路深負朕簡用之恩伊見他省巡察官員如張元懷王  
肅章黎致遠趙城等朕俱加恩遷擢想由於督撫保薦  
之力是以伊在山東有意緘默包容不言地方之事以  
為可得巡撫之歡心而為之稱譽不知張元懷王肅章  
黎致遠趙城之邀恩遷擢者皆由伊等留心地方之事

具摺直陳無隱朕心嘉獎並非由督撫保薦之力也試  
思張鳴鈞此等辦事寒撈額豈敢在朕前為之保薦朕  
亦豈容寒撈額得以行其私乎大凡巡察一官果能實  
心供職於地方自有裨益若視為具文不肯實心辦事  
不過添地方供應煩擾耳不如不設之為愈也張鳴鈞  
但求已身無事而於地方事務置之度外此風最宜懲  
戒著將張鳴鈞革職在八旗助教內効力行走如仍不  
實心効力定行嚴加治罪以為但知潔已而不知奉公

者之戒

又奉

上諭從前黃炳差往雲南專為查審楊名時之案乃伊到滇百計波累及於李衛夫李衛之為雲南藩司釐剔弊端實心供職無可指摘乃中外之所共知而黃炳必欲牽累之者不知何意朕已將伊叅奏李衛之案降旨開除矣昨因奏事之餘偶然詢及始知黃炳曾為浙江驛鹽道則其任內必有貪劣之蹟惟恐李衛查出叅奏故

於楊名時案內捏叅李衛而為先發制人之計其意以  
為若能將李衛叅劾罷黜固得以遂其私願即不然而  
李衛亦必迴避嫌疑不便指伊昔日之短其居心甚屬  
巧詐黃炳受朕深恩由按察使擢用巡撫伊在山東任  
內並無實心効力之處昨繆沅查出山東叅革蒲臺縣  
知縣朱成元餽送上司銀禮印簿內開黃炳在按察使  
任內收受規禮獨多及為巡撫仍有收受之項是黃炳  
於公項養廉之外仍復濫取屬員陋規操守不堪如此

伊兄黃焜已獲重罪之後朕開恩宥其前愆用為湖廣布政使伊在任內行事甚屬乖張昨據邁柱具摺叅奏扣尅錢糧弊端種種伊父黃國材歷任多年贓私纍纍朕因其居官年久諸事尚屬諳練是以棄瑕任用乃伊一味因循苟且塞責是伊父子均屬負恩之人若將黃炳從前劣蹟聽其含糊巧脫何以肅官方而儆臣職著江南清查案件之伊拉齊前往浙江會同將軍鄂彌達總督李衛將黃炳當日道員任內有無貪劣款項一一



秉公據實查明具奏

二十六日奉

上諭前因山東叅革知縣朱成元令家人叩閭一案朕命學士繆沅前往審理據繆沅將朱成元蒲臺縣任內餽送巡撫布按各官規禮印簿查出陳奏朕一一閱看知係朱成元任內二十餘年餽送上司之陋規而自雍正元年以後仍復餽送如故已交部嚴察議奏自朕即位以來嚴飭官方禁止私賄又恐督撫等官用度不敷暗

中巧取是以給與養廉之項俾其公私有賴俯仰從容  
庶可永杜苞苴以為澄清吏治之本蓋上司既受屬官  
之餽遺又何以禁止屬官之貪墨甚至以餽遺之多寡  
分情誼之厚薄則屬員之優劣何由辨別而吏治尚可  
問乎故不能禁止餽遺必不能秉公察吏不能秉公察  
吏必不能有益於政治民生此相因之勢一定之理也  
各省督撫養廉之項皆經奏聞奉旨者司道等官亦皆  
於公用內支給其無公項可支之員亦應於督撫前陳

明准其收受何項以為用度焉有朝廷既給養廉而仍收受屬員陋規之理今觀山東巡撫司道等官之私受陋規如故則他省或有似此欺隱私受者亦未可知著各省督撫一一嚴查據實陳奏在地方官薪水之資自不可缺但於屬員之手接受節禮陋規則斷乎不可目今各省內或有尚未分給養廉之員著各督撫悉心商酌一面辦理一面奏聞寧可以州縣應出之項解至藩庫從公發給而不可使其自相授受廢公議而徇私交

留禮儀交際之名而長貪婪賄賂之弊也倘再有私收規禮者將該員置之重典具該管之督撫亦從重治罪又奉

上諭據原任蒲臺縣知縣朱成元印簿內開載餽送巡撫布按道府等員各項銀兩經繆沅查出將印簿陳奏自雍正元年以來朕屢降諭旨禁止私餽凡督撫等官皆酌給養廉銀兩以供用度黃炳身為巡撫何得仍受朱成元陋規由蒲臺一縣推之則通省下司之所餽送不

知凡幾著大學士詢問黃炳在巡撫任內共受過通屬陋規若干務須據實一一供出如或仍有隱匿朕何難於山東查問一經查出定將黃炳正法余旬以清官自居乃亦收受朱成元之餽送著將所受通省陋規若干一一供出塞楞額在山東巡撫任內雖未收受下司之規禮但下司有此等授受情弊何以代為徇隱著塞楞額將伊所知收受陋規之人一一據實陳奏博爾多亦曾收受朱成元陋規伊現在刑部監禁著刑部堂官嚴

加訊問將伊所受下司銀兩若干一一取供具奏

又內務府總管常明奏銷蘆溝橋蓋造官房銀兩奉  
上諭此朕體恤應試舉子之意俾其有旅次住宿之安而  
無盤查行李之擾但恐各省舉子未必知有新設頓宿  
之處著禮部行文各該督撫通行出示曉諭並令崇文  
門每年查稅官員實心奉行嚴飭巡察人役等毋得借  
端稽留額外苛索

二十九日奉

上諭各省監生每於考職之時或憚於跋涉或不諳文理  
常託在京之親戚朋友代為應考而本人安坐原籍濫  
竊職銜此等陋習相沿已久經臣工在朕前陳奏者甚  
多是以數年來朕特遣大臣等司考試之事及後訪察  
知考試之臣亦只能校閱文藝不能除假冒之弊故於  
上年考試之後朕令將一千一百餘人通行引見比時  
伊等自知頂冒情虧不敢報名引見者九百餘人俱經  
降旨革退其引見之二百餘人朕以為皆係正身又見

其中有人材可用者因揀選七十餘人交部即用或令外省督撫試用且有加恩用至知縣知州等官者近聞此即用人員之內竟尚有頂冒之人似此敢於欺罔可謂慙不畏死者矣今朕開恩准其自行出首若代考得官之人遵旨出首朕酌量寬減其罪其託人代考者情罪較輕若遵旨出首但革去監生不治其罪倘代考之人與託考之人俱仍前隱匿不首一經察出定將與者受者即行正法其從前歷來考職監生有代考得官者



俱照此例行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七十一